



迎随补泻琐谈

迎随补泻始见于《灵枢·九针十二原》，原文为“逆而夺之，恶得无虚，追而济之，恶得无实，迎之随之，以意和之，针道毕矣。”但泻法当如何迎之，补法当如何随之，《内经》没有对其具体操作做出明确规定。我们可以从其他方面来考查。《素问·针解》说：“补泻之时，与气开阖相合也。”在操作中要“伏如横弩，起如发机”，“至其当发，间不容瞬”。要做到这一点，光要“知其往来”、“因天之序，盛虚之时，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灵枢·卫气行》“刺实者，刺其来也，刺虚者，刺其去也。此言气存亡之时，是故谨候气之所在而刺之，是谓逢时”是迎随补泻的精髓所在。《素问·八正神明论》还说：“是以天寒无刺，天温无凝，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上述论述充分体现了其依经气或邪气流注盛衰顺候时待气择时针刺的思想。

迎随补泻的关键是要熟悉经气的盛衰及其活动规律。有关人体生命活动的节律性周期律的现代研究，有助于对迎随补泻的理解。由于受日月出没、季节更替、环境变化的影响，人体内部生物节律规定了人体物质与机能存在相对固定的周期性的多少与盛衰改变。它相当于机体内气血流注盛衰的内在变化和活动规律，这种变化也就决定了人体在不同时间对针灸刺激或药物的不同效应。可以这样认为，在机体生理节律峰值相位时，针灸相关腧穴，以抑制、减少机体机能活动和物质为逆、为迎。相反，在机体生理节律谷值相位时，针灸相关腧穴，以促进、增加机体机能活动和物质为顺、为随。

但《难经》以后，则将经脉循行走向作为迎随补泻的依据。其《七十二难》说：“所谓迎随者，知荣卫之流行，经脉之往来，随其逆顺而取之，故曰迎随。”后世医家多宗此引出多种迎随补泻手法，如针向迎随、呼吸迎随、捻转迎随以及各种复式补泻手法。且手法也越来越复杂，仅捻转补泻操作就有左转右转、男女、呼吸、午前午后之分。其中常常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如左右捻转补泻法中由于术者与患者的相对位置不同，术者左右手或病者左右侧不同，常是这一家

的补法到另一家成了泻法。另外，“知其往来者，知气之逆顺盛衰也。”（《灵枢·小针解》）而不应是指经脉循行方向，否则就不会提到“上守神”、“上守机”这样的高难度要求了。故针向迎随显得十分牵强附会，显然不符合《内经》的原义。

综上所述，将迎随补泻作为一种候气逢时的因时制宜的治则，而不是一种具体的针刺补泻操作，似乎更为恰当。这样才更符合《内经》迎随补泻的原义。

湖南益阳地区人民医院（413000）傅平华

“阳加于阴谓之汗” 临证探析

“阳加于阴谓之汗”一句出自《素问·阴阳别论》，据《黄帝内经素问译释》谓：“阳脉加倍于阴脉当有汗出。”由于经旨字简义奥，颇为费解，难以洞悉其中之深意。笔者受前人文献的启发，在临床医疗过程略有所悟，认定它的义理是多指的。现将本条文的几种解释结合治例述说于下。

1 阳脉见于尺部当有汗出

阳脉，动数浮实之脉的代称，此处的“阴”是指脉位，王冰说：“阴，谓尺中也。”所以张志聪在解释本段经文时说：“若动数之阳脉，加于尺部，是谓之汗。”在临床看来，这种说法是可信的。

如某患者年70岁，春令患泄泻，用西药已安。

3天后发寒热，口干乏力无汗，脉细尺弱，初以气虚邪恋，用扶正驱邪之人参败毒散，不应；后思泻后伤阴气弱、邪不去，嘱先煮红枣龙眼糯米粥一碗，趁热进食，待自觉体健之时，再煎人参败毒散一剂进之，半时许，切脉见两尺数大，谓将作汗，不久果如此，汗出寒罢热平。可见外感病服药后见两尺脉动数，多主正气鼓邪作汗而解之佳兆。这可以说明阳脉见于尺部当有汗出之例证。

此外，不在用药之际。动数之脉见于尺部也有出汗现象，如尺脉盛汗出，虽未见大渴大热，但凭脉可推知为热邪加于体内逼汗外泄之象。风温卫分证之微汗出、阳明经腑证之大汗出都是属于此类。所以何梦瑶在《医碥》中说：“不因发散，自然汗出，邪欲去也。若身热大渴，脉长洪而数，宜白虎汤……”这“长洪而